



全民國防

戰略趨勢備忘錄

撰稿：曾復生

時間：中華民國100年1月21日

一、從朝鮮半島危機看我全民國防戰略

(一) 前言

2010年11月23日13時34分（台北時間），北韓駐西海北方分界線附近的岸砲部隊，向南韓延坪島方向以火箭砲射擊約200餘發砲彈，造成延坪島四死二十餘人受傷的慘劇。兩韓雙方在互相砲擊約十餘分鐘後停火。隨後，南韓政府宣佈全國進入最高警戒戰備狀態，美國總統歐巴馬在睡夢中被叫醒，並立即做出處置，按照美軍在朝鮮半島的軍事應變計劃程序，下令出動駐防在日本橫須賀港的「喬治華盛頓號」航母戰鬥群，駛向黃海參加美國與南韓的聯合軍事演習。

隨著美國與南韓聯合軍事演習落幕，日本

和美國緊接著於12月3日，在東海地區舉行為期一週的大規模軍事演習，而南韓軍方亦以觀察員身份參加美日軍演，顯示美、日、南韓透過軍事演習，回應北韓的軍事挑釁行為。

在這次的美日聯合軍演計有三萬四千名日本自衛隊，以及一萬四百名美軍參加。大陸外交部發言人姜瑜於2010年12月2日的例行記者會上，針對美韓及美日聯合軍演行動表示，「當前有關各方應保持冷靜克制，緩解局勢，通過對話解決問題。美日兩國靠軍事同盟武力示威，解決不了朝鮮半島問題，唯一出路是對話談判」。

(二) 朝鮮半島衝突原因

朝鮮半島近來變局並非始自今日，自李明博就任南韓總統後，一反前兩任政府與北韓的

交往政策，改採對抗姿態，使兩關係開始緊張。但在此同時，北韓與美國關係卻朝向積極方向發展，美國於2009年3月首度表示若北韓廢核，願考慮與其建交；6月北韓破天荒在全球面前炸毀寧邊核設施冷卻塔，讓北韓核武問題的解決出現一大轉機；10月美國宣布將北韓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中除名。美國與北韓關係的正面發展，抵消了兩韓關係的緊張，但此後雙方在核計劃申報驗證方面出現分歧，此一僵局迄今未能解決，也連帶影響到北韓對南韓的態度。

2010年12月起，北韓開始採取連串升高朝鮮半島情勢的措施，包括驅逐開城工業園區和金剛山旅遊區的部分南韓人士、中斷開城旅遊，以及禁止兩韓鐵路通行；隨後，北韓軍方宣佈與南韓進入「全面對抗」狀態，繼而廢除兩韓停止政治、軍事對抗的協議；接著公開聲稱兩韓之間可能爆發「一場不可避免的軍事衝突乃至戰爭」；日前南韓與美國情報部門更發現北韓西北部平安北道導彈發射基地，出現導彈發射準備的動向，讓人警覺兩韓衝突似乎有一觸即發的態勢。不過，北韓深知，其若發動全面性軍事行動卻沒有中共的首肯與支持，必將落敗。因此北韓的策略終究還是必須與中共的東北亞戰略保持一致。

(三) 美國的因應策略

近兩個月以來，兩韓爆發軍事衝突的事件，不僅牽動朝鮮半島與黃海地區的緊張局勢，同時也引起國際密切關注。我國應持續密切觀察，並以美國和中共的因應態度作為評估基礎，適切、適時地做出穩健的相應措施。對於朝鮮半島的軍事衝突事件，美軍太平洋總部及駐韓美軍平時即有完整詳備的軍事應

變計劃，針對北韓軍事威脅的強度、衝擊性層次，以及可控制的範圍等變數，都有一套綜合評估的因應機制和反制軍事能量，尤其是針對北韓部署在三十八度線以北的一萬五千多門火箭砲，及其對距離約50公里外的南韓首都首爾市的威脅，美韓聯軍也已經逐步啟動「先發制人」的應變措施。

2010年12月下旬，美國啟動三大航母戰鬥群集結在東北亞海域，並向北韓傳達重要訊息表示，「美國有能力一舉摧毀北韓的核武設施」。

整體而言，針對兩韓軍事對峙的緊張局勢，美國方面將持續與中共、日本、俄羅斯，以及相關國家密切溝通，並準備在國防部長蓋茲訪問北京時，與中共方面取得具體的默契與共識，以期能夠逐漸將情勢緩和下來，同時也鼓勵兩韓回到談判桌上和平化解歧見，以共同維持東北亞地區的和平穩定。

(四) 朝鮮半島衝突對我國的啟示

從這一次兩韓爆發軍事衝突事件中，我們得到重要的經驗與啟示，那就是「忘戰必危」與「能戰才能和」的不變道理。倘若南韓與駐韓美軍平日缺乏完備的軍事衝突應變機制與能量，一旦北韓方面為滿足其政治利益或野心，進而對南韓採取軍事挑釁的瘋狂行動，整個朝鮮半島的主要城市，將可能在24小時之內變成廢墟，雙方死傷人數至少將超過數百萬人。

換言之，南韓及美國在朝鮮半島的強大軍事能量，與平日訓練準備的軍事應變規劃與機制，正是嚇阻北韓發動全面性軍事冒險行為的有力保障。

現階段，我國除了要繼續密切觀察朝鮮半島的局勢變化外，亦應該記取經驗教訓，面對

現實挑戰與複雜國際局勢變化。馬英九總統曾經指出，中華民國是亞太地區的成員之一，扮演和平製造者的角色，同時其亦強調，和平的前提是國家必須要有堅強的軍事實力，與因應軍事挑釁的妥善準備。目前，我國每年均有實施「漢光」、「同心」、與「萬安」演習，其目的即在於讓全國軍民都能夠在遭遇突發狀況時，知道如何進行應變作戰與疏散保全的措施。

此外，國軍應加強對關鍵性政治、經濟、軍事機構的防護能力，以化解敵軍奇襲戰和「斬首行動」的威懾效果；同時並積極建構生存能力強的監偵情蒐作戰指揮管制體系，以有效因應敵國入侵前，發揮戰略性和戰術性的預警功能，並確保我國的整體安全環境，能夠防禦敵國的飛彈攻擊，同時能在敵國發動第一波攻擊後，很快地恢復抗敵的意志和能力，以進一步化解飛彈攻擊的心理威懾效果。

根據兩韓軍事衝突的實戰經驗顯示，國軍應該積極強化反制攻擊的軍事能量與訓練，讓國軍能夠發揮戰力，阻絕敵軍新一波的攻擊力量，並促使敵國務實評估其武力犯台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因而降低其採取軍事冒進行動的企圖心。

(五) 結語

整體而言，我國國防戰略遵照「能戰才能和」的指導原則，正積極從事各項重大的國防建設，其主要項目包括：國防安全機制的「現代化」和籌建有效執行新軍事戰略構想的武力，以及強化執行「防災救災」任務的能力和準備，進而使國軍能夠肩負起「為中華民國的生存與發展而戰」、「為百姓的安全與福祉而戰」的重責大任從兩韓軍事衝突及朝鮮半島局

勢演變中，我們進一步體認，一時的和談與和平措施，並不能夠確保戰爭不會再發生；惟有堅強的軍事實力與妥善的因應變局機制準備，才是保障國家安全與人民生命財產的最有效依靠。因此，全體國人應具備「毋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的正確觀念與警覺，積極建立「精巧強」的國防武力，並強化「全民國防」的準備，才能夠在台海兩岸和緩良性互動的環境中，確保國家安全。

二、美「中」戰略競合的特質

2010年12月10日，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發表專題報導指出，美國雖然想促進中國大陸成為繁榮的商品市場，也想鼓勵其在國際間成為積極、負責的力量，但中國大陸在經濟、軍事、工業，以及外交各方面的轉強，又讓美國有所顧忌，並試圖限制「中國崛起」，因此，在兩相矛盾下，讓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成長既有期待又備感壓力。此外，這份專論表示，21世紀的美「中」兩國互動，存在許多共同利益，因此不能採「決鬥式」的比拼，只能用「田徑式」的競逐，同時兩國互動都需要在經濟和國防上取得平衡點。最後，「經濟學人」強調，美「中」應保持「競合關係」，並借鏡20世紀的災難性錯誤，讓兩國間的競爭為世界帶來進步的動力而不是災禍。

2010年12月8日，大陸國務院國務委員戴秉國，在大陸外交部網站發表「中國的核心利益有三個範疇」專論指出，目前中國大陸的國民平均所得只有三千八百美元，在世界排名第104位左右；按聯合國平均一天一美元生活標

準，全大陸還有一點五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目前全大陸仍有一千萬人沒有電可用；同時每年還要解決二仟四佰萬人的就業問題。因此，戴秉國強調，中國大陸是一個名符其實的發展中國家，而「和平發展」是唯一正確的道路，其主要內涵是中國大陸要保持謙虛謹慎，不當頭、不扛旗、不擴張、不稱霸。

不過，2010年12月17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新版「防衛計劃大綱」，以及2011年至15年度的「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這份新防衛大綱中明確指出，中國大陸的軍事動向是亞太區域的憂慮事項，同時中共軍隊在東海地區動作日趨頻繁，日本有必要加強西南群島的防衛，同時，日本除了鞏固「美日軍事同盟」外，還將加強與南韓、澳大利亞、東協國家，以及印度等國進行軍事合作。

美國研究亞洲問題的重要智庫「國家亞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在2010年12月發表一份題為“Sino-U.S. Competition and U.S. Security: How Do We Assess the Military Balance”的專論；在此之前，智庫亦於「2010-2011戰略亞洲」（Strategic Asia 2010-11）專書中，登載一篇題為“Asia's Security and the Contested Global Commons”的分析報告。這兩份文件針對美「中」戰略競合的特質提出深入的剖析，其綜合要點如下：

第一：隨著中國大陸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綜合實力的對比，出現消長變化的新形勢，亞太地區的公共領域（Global Commons），包括公海、空中航線、太空領域，以及網路電磁頻譜空間等，都將出現美「中」兩強競合的格局。目前，中共方面積極發展的軍事能量，包

括反衛星武器、核動力攻擊潛艦、反艦導彈與巡弋飛彈、先進戰機、網路作戰部隊、洲際彈導飛彈，以及全球衛星定位導航系統等，已經讓美國及亞太地區主要國家意識到，亞太地區公共領域的控制權與使用權，將會出現權力重組的競爭。

因此，以美國為首的亞太主要國家，包括日本、南韓、澳大利亞、印度，以及部份東協國家等，已經展開新一輪的軍事合作計劃，從海、空、太空，以及網路電磁空間等領域領域，著手因應來自「中國崛起」的挑戰。

第二：現階段，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要利益包括：（一）反恐保衛美國本土安全；（二）防範亞洲出現反美的新興強權國家；（三）鼓勵亞太國家進行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四）保障亞太公共領域（Global Commons）的自由使用權。

隨著美「中」綜合實力的消長變化，雙方的戰略規劃圈人士，正積極進行美「中」戰略競合能量的動態評估，其主要指標包括：（一）政治目標；（二）軍事準則；（三）軍事同盟關係的網絡與強度；（四）軍事能力的質量。

目前，華府戰略規劃圈的主流意見認為，美「中」在亞太地區政治目標的衝突，將是促使兩國進行軍事競爭的關鍵促動因素。美國一方面想爭取中共的合作，並將其納入國際規範的體系，成為「負責任的大國」；但另一方面，美國也積極的在亞太地區進行軍事戰略的部署規劃與準備，以確保當美「中」關係惡化時，美國仍然可以在亞太地區維持優勢地位。

整體而言，美「中」雙方都在審慎評估彼此的相對權力位置；同時，亞太地區的主要國家也在密切觀察，美「中」綜合實力消長變化

趨勢，以做為調整本國與美「中」相對權力位置的基礎。換言之，美「中」兩國的戰略競合形勢，倘若能夠朝「互利雙贏」的格局發展，例如，積極化解台海爭議、鼓勵朝鮮半島非核化、保障南海國際水域航道安全暢通、共同合作開發外太空與海底資源，以及和平安全使用網路電磁頻譜等，將可促使美「中」互動，成為推動亞太地區進步發展的關鍵因素。

三、胡錦濤赴美「國是訪問」的核心思維

2010年11月23日，美國國防部政策次長芙洛妮（Michele Flournoy）女士指出，共軍副總參謀長馬曉天將於12月間訪問美國，並與美方討論2011年美「中」軍事交流的主要項目與議題，同時也將為胡錦濤赴美訪問及美國國防部長蓋茲的大陸行鋪路。

在此之前，美國總統歐巴馬新任的國家安全顧問杜尼隆，於11月13日在日本表示，美國期望在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明年1月訪美之前，中共當局能加快匯率改革步調，在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行動上取得進展。杜尼隆強調，胡錦濤訪美時將是「檢視中國匯率改革實質進展的關鍵時刻」，美方雖明白中國大陸的匯改步調屬於「中」方的「主權決定」，但美國必定會密切觀察相關進展；此外，杜尼隆指出，人民幣升值是「國際性議題」，而到最後中共當局將會看到，可持續的全球復甦更能讓中國大陸獲益，強健的美國經濟將對中國大陸帶來極大的好處。

2010年12月3日開始，美日聯合軍事演習「銳劍」，將在日本周邊海域及領空範圍舉行，南韓軍方也將派出軍官以觀察員身份參

加。這次的美日聯合軍演計有三萬四千多名日本自衛隊，以及一萬四百名美軍參加，是歷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大陸外交部發言人姜瑜於12月2日的例行記者會上，針對美日聯合軍演行動表示，「當前有關各方應保持冷靜克制，緩解局勢，通過對話解決問題。美日兩國靠軍事同盟武力示威，解決不了朝鮮半島問題，唯一出路是對話談判」。

2010年11月22日，「太平洋論壇」電子報（Pacific Forum CSIS），發表一篇題為“Hu Jintao's Visit :Opportunity to Reset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的專論；在此之前，美國外交關係協會（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在其發行的「外交事務雙月刊」（Foreign Affairs , Nov.15, 2010）中，登載一篇題為“Beijing's Coastal Real Estate : A History of Chinese Naval Aggression”的分析文章；此外，中情局外圍智庫「詹姆士城基金會」發行的「中國簡報」（China Brief, Nov.19, 2010），亦登載一篇題為“Beijing Wages Economic Diplomacy To Counter China Threat Theory”的研究報告。這三份文件針對胡錦濤將於2011年1月間，赴美進行國是訪問的主要議題，提出深入的剖析，其綜合要點如下：

第一：隨著中國大陸整體綜合實力的成長與發展，歐巴馬政府認為，如何與崛起的中國大陸打交道，是當前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議題。雖然美國仍然不是很清楚，中共方面將如何運用其日益擴大的影響力，但是，現階段美國積極敦促中共成為國際體系中的貢獻者，並與中共發展建設性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包括就有關因應全球氣候變遷、促進全球經濟復甦、開發新能源、防止核武擴散、建立全球金

融交易秩序、維持朝鮮半島和平穩定，以及維護網路及太空和平開發運用等，全球性及國際性的重大議題，進行實質性與建設性的互動合作。

近兩年以來，歐巴馬總統一再地公開表示，美國歡迎中國大陸朝向強大、和平與繁榮的方向發展，同時也希望能夠加強與發展中的中國大陸，建立更密切的互動合作關係。此外，歐巴馬總統亦積極鼓勵中國大陸參與國際性的政治、經濟、環保和安全機制，並逐漸擔負重要的責任，成為國際社會中和平穩定發展的貢獻者。

第二：以胡錦濤為首的中共領導當局認為，未來的20年，中國大陸與美國維持建設性合作關係，才是符合中國大陸國家利益的對美工作方針。

目前，胡錦濤運用大陸經濟發展的成果與實力，來強化穩定政治社會基礎的功能。此外，胡錦濤也積極地發揮其經濟資源的影響力，做為推展其國際安全戰略的工具，尤其是在亞洲地區的週邊國家和國際性的組織中，已經逐漸達成主導性的效果。

在面臨全球化競爭趨勢挑戰下，胡錦濤對美國的大政方針，除了把握「和平與發展」的原則，積極強化與美國的建設性合作關係外，其實也沒有其他更有利的選擇。目前，美國是大陸產品的重要出口市場，也是大陸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和技術等的重要來源。因此，胡錦濤也願意配合美國的政策，在國際上發揮建設性貢獻者的角色。

整體而言，胡錦濤在2011年1月赴美進行國是訪問時，將可能會積極正面地因應歐巴馬政府對華政策的三個基礎包括：(一)擴大與中

國大陸合作的領域；(二)在中國大陸日益崛起的形勢下，強化與美國戰略夥伴及同盟國的互動關係；(三)堅持中國大陸必須遵守全球性的規範和國際法。此外，胡錦濤也可能會把握機會，與歐巴馬政府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以共同因應全球性的共同議題和挑戰。

四、亞太地緣戰略發展趨勢評估

2010年11月16日，馬英九總統在總統府接見連戰和「2010年APEC經濟領袖會議」代表團。連戰指出，「連胡會」中他向胡錦濤建議兩岸需加速協商落實「兩岸經濟協議」，同時也向胡錦濤提及台灣參與國際活動的議題。此外，連戰表示此次和歐巴馬見面，雙方談及「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美國方面雖然希望推動此協定，但TPP預計在2015年時達到成員國之間零關稅的目標，恐怕無法一步到位。不過，連戰強調，中華台北對TPP立場是「廣泛參與」和「開放的區域主義」，並會持續關注12月在紐西蘭會議中的討論。

2010年11月九日，美國民主黨重要智庫「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發表研究報告指出，目前台海兩岸的和解潛藏重大風險，未來台灣的自主行動空間及能力可能受限，並將嚴重影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因此，美國應加強與台灣的合作關係，包括與台灣展開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繼續提供台灣防衛性武器，以及協助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同時，該中心強調美國對台安全政策，應該與其亞太區域戰略結合，審慎因應中共增強軍事力量的挑戰，並協助台灣發

展創新及非對稱性戰略能量，以共同維護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利益。

美國國家亞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於2010年10月，發表「戰略亞洲2010～2011」專書，題為“Asia's Rising Power and America's Continued Purpose”。在這本專書中，前美國國家安全副顧問Aaron L. Friedberg，發表一篇題為“The Geopolitics of Strategic Asia 2000-2020”的分析文章；隨後於2010年10月29日，美國國會授權成立的「美中經濟與安全檢討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發表其提報國會的2010年綜合年度報告；此外，「太平洋論壇」（Pacific Forum CSIS）亦於2010年11月4日，在其網路電子報中，發表一份題為“China in 2010: The Perils of Impatience”的文章。這三份文件針對「中國崛起」後，亞太地區地緣戰略形勢可能出現的變化，提出深入剖析，其綜合要點如下：

第一：2010年10月28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夏威夷發表美國的亞洲政策，重申美國將積極參與亞太事務，並繼續維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但是，隨著中國大陸整體綜合實力的成長與發展，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已經明顯地受到中共的挑戰。同時，多數的亞太國家都在密切的觀察美「中」競合關係的變化動向，藉以調整本身的戰略位置，達到左右逢源並能趨吉避凶的效果。

對於美國這個長期主導亞太事務的強權而言，其必須認真思考處理來自「中國崛起」的挑戰，並務實地找出最有利的戰略位置；此外，對於中共而言，隨著本身綜合實力的成

長，其也將面臨調整外交政策的挑戰。換言之，中共的外交政策必須同時兼顧來自國際和國內的期望與壓力。一方面，中共必須要在國際上維持「負責任大國」的形象與能力，以營造和諧的國際週邊環境；另外一方面，中共的外交政策也必須滿足國內民眾希望成為世界強國的期許，因此在重大的國際事件上，中共必須展現強勢果斷的決策。至於如何在此兩者之間取得平衡點，將會是今後中共外交政策的嚴肅課題。

第二：前美國國家安全副顧問費德伯格（Aaron Friedberg）認為，從現在到2020年間，亞太地緣戰略的形勢將有六種可能發展型態：（一）美國恢復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二）美「中」日等國合作組織東亞共同體；（三）美「中」兩強共管亞太地區；（四）美國—印度—中共在亞太地區三強鼎立；（五）中共在亞太地區稱霸，而美國勢力退出亞洲；（六）亞太地區形成，由中共主導的威權陸地國家，與美國主導的民主海洋國家相互競爭格局。

如果在未來的10年間，中國大陸的綜合實力越來越強，而美國的綜合國力逐漸衰退，則中國大陸在亞太地區成為，擁有主導性地位國家的可能性將大幅上升；反之，如果中國大陸在面臨各項發展的結構性瓶頸，卻無法有效地克服難關，促進綜合國力更上一層樓，但美國則能夠從經濟衰退的困局中脫身，並進一步提升其在軍事、科技等優勢地位。在此消長變化過程中，美國重新恢復其在亞太地區主導地位的可能性也將大幅增加。

整體而言，中國大陸在未來30年間，逐漸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可能性，正逐漸上升。這種趨勢已經開始引發亞太地區主要國家

的焦慮感，甚至促使其開始認真的思考，如何在美「中」競合互動的格局中，靈活地找到最有利的戰略位置。對於美國而言，「中國崛起」所引發的結構性挑戰才正要開始。

五、習近平接班施政的新挑戰

2010年11月五日，國際貨幣基金（IMF）執行董事會，在華府宣佈將大幅提升中國大陸和其他主要新興國家在執董會的基金配額與投票權，其中，中國大陸所佔配額將從目前百分之三點七二升至百分之六點三九，而投票權也將從目前的百分之三點六五，提高到百分之六點〇七。然而，在新的執董會結構中，美國的投票權仍佔百分之十七，穩坐「否決權」地位，因為國際貨幣基金（IMF）的決策，大多採少數服從多數制，且重大決策需取得百分之八十五的絕對多數才能通過。不過，中國大陸的地位，在這一輪的權力結構調整中，已超英、法、德，成為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第三大國。

就在同一天，美國重要的財經雜誌富比士（Forbes）發表一份全球性調查排名報告宣佈，胡錦濤已經取代美國總統歐巴馬，成為2010年全球最有權勢的領導人。這項全球性意見領袖的調查報告發佈之前，美國的民意調查機構The Pew Global Research Center亦發表一份針對中國大陸崛起的最新問卷調查報告指出，約有百分之四十九的美國人對中國人有好感，但也有百分之三十六的美國人不喜歡中國人；此外，有近百分之四十七的美國受訪者認為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是件對美國不利的事，而同時有百分之七十九的受訪者強調中國大陸的

軍事現代化是一種威脅。

根據前述的發展實況顯示，美「中」的競合關係，正朝向複雜化，並逐漸影響美國人民的心理層面。換言之，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開始展現自信的同時，也將同時面臨來自內部改革的壓力與國際社會疑懼的挑戰。2010年10月14日，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0）發表一份題為”China’s Dilemma: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Reform”的專論；在此之前，華府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亦發表一篇由Kenneth Lieberthal所撰，題為”Is China Catching Up With the US?”的分析文章。這兩份文件針對2012年將接班的習近平所面臨的新挑戰，提出深入的剖析，其綜合要點如下：

第一：近日以來，國際主流媒體紛紛以「中國崛起並將超越美國」為主題，大篇幅的報導美「中」實力消長變化的趨勢。但是中國大陸的領導人並沒有因此而被沖昏頭。胡錦濤仍然堅持強調，中國大陸是一個還有八億農民的開發中國家，所以在「十二五規劃」中，必須要將社會經濟發展重點放在「區域均衡」以力求建設「和諧社會」；此外，溫家寶亦指出，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是一條必定要走的道路，如果沒有完善的政治體制改革，所有經濟改革的成果，也將會得而復失；與此同時，胡溫兩位領導人在國際活動中亦一致公開的強調，中國大陸將量力而為以善盡國際責任，但中國大陸對國際社會最大的貢獻就是把中國大陸自己的事辦好。

第二：隨著2012年習近平的領導群準備接班，其所要面臨的挑戰，主要將來自於大陸內

部，其中包括：(一)中國大陸勞工工資將會大幅提高，並於2015年達到高峰，但其勞動力人口質量，也將於2015年開始急劇下滑，同時歐美日等大國因經濟衰退而無法消化中國大陸出口產品時，中國大陸的產業結構將會嚴重失衡，並造成具體的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二)中國大陸的缺水問題已經開始浮上檯面並日益惡化。目前全大陸有百分之六十的城市有缺水問題，在農村地區有超過五億農民無法獲得安全衛生飲水供應，同時全中國大陸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河流水源，已經不再適合人類飲用；(三)中國大陸的區域發展差距日趨明顯，目前約有四億五千萬人生活在已開發的沿海城市及內陸重點城市，但是仍然有高達八億人口是生活在相當落後的開發中地區，而如何提高這群龐大農村人口的生活水準，正是習近平接班團隊的嚴峻挑戰；(四)隨著經濟發展及貧富差距的擴大，中國大陸的社會不安事件也從2001年的四萬件，增加到2009年的九萬件。同時，大陸的地下經濟估計高達GDP的百分之三十，約為一點三兆美元。這種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現象，創造了中國大陸私人保全業的快速發展，其產值在2009年達到12億美元。換言之，大陸內部社會安全的複雜性將大幅度提高，也成為習近平穩定政治社會環境的重大課題。

第三：關於中國大陸是否將趕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這個課題在習近平於2012年接班後，並不是重點項目。目前，美國仍然是一個擁有十四兆美元GDP的經濟大國，其國防預算支出在2010年亦高達六千億美元，遠遠高過中國大陸的八百五十億美元。雖然中國大陸擁有二兆六千億美元的外匯存底，掌握九千億美元的美國國債，但是美國的市場購買力、各項

重要資源的儲存量，以及主要糧食的出口量，仍然是中國大陸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支撐因素。

整體而言，習近平的領導團隊在2012年接班之後，並不需要急於投注心力和美國爭世界第一，反而應該把主要的時間、精力和資源放在大陸內部的經濟與社會建設，把大陸開發中地區八億人民的生活水準提升起來，努力創造一個區域均衡發展的「和諧社會」。

六、習近平與中共第五代政軍接班群

2010年10月18日，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由大陸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增補為中共中央軍委會副主席，並將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時接任中共總書記，完成中共第五代領導群的佈局。2008年間，中共中央任命政治局常委習近平，接掌北京奧運會，以考驗其接班能力，同時也是要習近平親身體會，這場關係到中國大陸未來發展的國際盛會，並學習面對處理國際議題的複雜性、大陸經濟發展瓶頸、政治體制改革的壓力、大陸社會力變化的趨勢，以及廣大人民在國際通訊科技高度發達的環境下，所可能提出的改革期望與要求。換言之，胡錦濤要求習近平親自主管北京奧運會的任務，就是要其準備因應未來10年，中國大陸政治社會改革要求與壓力的重大挑戰。

隨著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日益迫近，中共高層接班群間的競合關係也越來越受到各界重視。目前，中共第五代領導群的兩大要角習近平與李克強，在習近平確定增補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後，已呈底定形勢。中共十七屆政治局常委包括胡錦濤、溫家寶、賈慶林、吳邦

國、李長春、賀國強，以及周永康等七員，均將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時，因超齡而須退出政治局常委會。換言之，中共第五代領導群除了習近平與李克強外，將可能納入李源潮、王岐山、俞正聲、張高麗、劉延東、劉雲山、薄熙來、汪洋、孟建柱、韓正，以及張德江等人士。

2010年7月，美國史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在其所發行的「中國領導人觀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33 Summer 2010)，登載兩篇研究報告，分別題為”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Politburo: A Quixotic, Foolhardy, Rashly Speculative, But Nonetheless Ruthlessly Reasoned Projection”，以及”China’s Military Jockeying: Gearing up for 2012 (Part 3: Military Leaders)”；在此之前，「中國領導人觀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25 Summer 2008)”亦於2008年7月，發表一篇題為”Xi Jinping and the Party Apparatus”的分析文章。這三份文件針對習近平與中共第五代接班形勢與發展動向，提出深入的剖析，其綜合要點如下：

第一：2007年中共十七大選出九位政治局常委，可區分為第四代領導人和第五代領導人預備人選兩個群體。從中共政治局常委的退休年齡來看，2007年中共十七大時政治局成員，包括政治局常委和委員，以及軍委會所有成員均不到68歲，嚴格執行低於七十歲的限制。2012年中共十八大時，除習近平和李克強兩人外，胡錦濤等其他七位常委都因超齡而須退出政治局常委會。依照中共部署權力繼承的「梯隊接班」與「傳、幫、帶」的原則，習近平和李克強兩人能越級進入政治局常委會，顯然是

已被確立為接班人選。在兩人未來政治生涯不犯重大疏失、保持良好健康的前提之下，他們作為儲備的接班核心地位將很難動搖。

第二：2007年中共十七大時，胡錦濤擔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並分別由郭伯雄、徐才厚出任軍委副主席；此外七位中央軍委分別是國防部長梁光烈、總參謀長陳炳德、總政治部主任李繼耐、總後勤部長廖錫龍、空軍司令員許其亮、海軍司令吳勝利，以及二炮司令員靖志遠。2012年中共十八大時，胡錦濤、郭伯雄、徐才厚、梁光烈、陳炳德、李繼耐、廖錫龍、靖志遠等人，均將面臨屆齡退休。中共中央軍委接班群將可能順勢由習近平、常萬全、吳勝利、許其亮、馬曉天、張海陽、章沁生、劉源、劉曉江、劉成軍、張陽、王喜斌、童世平、李長才、趙克石，以及劉亞洲等人士陸續接任。

第三：整體而言，中共十八大將組成的接班群，符合下列五個條件包括：(一)接班人選應能任職兩屆十年的年齡條件，以求新領導班子的穩定性；(二)接班人選應具有中央與地方的工作歷練；(三)接班人選應由總書記提議，但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政治局同意而確立，個別領導人無權獨斷；(四)從多位候選人中挑出最適當的人選為接班梯隊；(五)退休領導群雖然有權表示意見，但決定權操在現任領導群的手中。

從中共中央軍委會的組成內容觀之，海空軍將領的重要性提升，顯示中共高科技建軍的方針將持續。目前已經有多位海空軍高階將領擢升至以往多由陸軍擔任的重要職位。這種人事佈局的特性顯示，中共為適應新軍事戰略的變革，來自海、空，以及戰略導彈部隊，擁有

實戰經歷、科技背景的將領，正受到重用。

七、亞太國家對美「中」互動的看法

2010年10月8日，美國「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以頭版報導指出，2009年底，美國最大的電話電報通訊設備公司AT&T為生產下一代電話，決定向總部設在大陸深圳的「華為公司」採購高達數億美元的零組件。但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向AT&T高層表示反對的意思，結果AT&T只好放棄「華為公司」，改向瑞典的易利信和法國公司購買，因為，美國國安局擔心，中共的情報機構會在「華為公司」的產品上安裝竊聽設備。

2010年10月8日，美國總統歐巴馬分別致函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議長，表示將取消相關限制，出售C-130運輸機給中共，做為處理海上漏油之用。美國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對中共實施武器禁運，如果國會不反對，這將是21年來首度解禁出售。近日以來，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與歐盟的會談上，公開表示希望歐盟解除對中共的高科技出口管制，隨後，法國表態支持溫家寶的看法，希望歐盟解除對中共武器禁運。如果歐盟解禁，美國對中共禁運意義將大幅下降，且會使歐盟軍火工業在中國大陸市場搶得先機。

2010年10月6~7日，美國國務院東亞事務助卿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分別訪問日本與南韓。坎貝爾在與日本外相前原誠司會談時強調，維繫美日關係是重要的，雙方應鞏固安保聯盟機制，以因應亞洲情勢變化；隨後，坎貝爾在七日與南韓官員，就朝鮮半島局勢、南北韓關係，以及「中」日釣魚台糾紛等問題

交換意見。

美國華府重要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負責出版的「華盛頓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October, 2010），於今年10月上旬發表一篇哈佛大學教授奈伊（Joseph S. Nye, Jr.）所撰，題為“American and Chinese Power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的專論；在此之前，美國耶魯大學出刊的「耶魯全球電子報」（Yale Global Online），亦於2010年9月下旬，連續發表兩篇題為“Asia's Clouded Horizon”的分析文章；此外，「太平洋論壇電子報」（Pac Net, Pacific Forum, CSIS）亦於2010年9月中旬，發表兩篇專論題為“ What the Asian Debate about U.S. Hegemony Tells Us”，以及由前中情局亞洲首席情報官沙特（Robert Sutter）所撰“China's Rise,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s Angst”的分析文章。這五份最新出爐的文件，均針對美「中」互動關係及亞太國家的看法與態度，提出深入的剖析，其綜合要點如下：

第一：隨著美「中」在亞太地區綜合國力出現變化之際，美國在東亞地區的盟國，包括日本、南韓、新加坡、泰國，以及澳大利亞等國，都面臨新的內部挑戰與外部威脅。目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國，均希望美國能夠繼續留在亞洲以制衡中共勢力的擴張，但是，這些國家隨著與中國大陸在經貿、政治、社會，以及軍事互動關係日益密切，也希望能夠強化與中國大陸的合作關係，因此，不願意看到美「中」在亞太地區爆發衝突；同時，根據一項亞太地區十六個國家的綜合民意調查顯示，多數亞太國家對「中國經濟崛起」持正面看

法，但對「中國軍事崛起」則持負面看法；此外，多數的亞太國家均恐懼有一天將被迫在美「中」兩國間選邊站，因此，普遍強調美「中」合作對亞洲及世界將帶來正面的貢獻，雙方合則兩利、鬥則兩敗。

第二：2010年7月底，中國大陸擁有二點五兆美元外匯存底。美國大量進口中國大陸生產的貨品並付出美元；中國大陸賺到美元後轉買美國的債券，等於是把錢借給美國用。目前雙方彼此需要對方，並且在財政金融上達成恐怖平衡。但是，美方主流意見認為，要化解美「中」之間金融恐怖平衡的關鍵，主要在於美國必須積極強化本身的綜合國力。因為，美國綜合國力衰退將誘使中共對美國產生誤判；同時，當美國人自己不滿意自己的地位與能力時，也會對中共抱持敵對與強硬的態度。

整體而言，現階段的亞太國家面對美「中」互動關係的複雜化，正密切關注五項重要指標，做為選擇今後「親美」或「親中」政策路線的參考依據，其中包括：(一)美國在亞太地區處理與中共互動關係的政策立場與具體作為；(二)美國如何繼續維持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能量與相對優勢地位；(三)美國如何面對處理，兩岸互動愈趨頻密的新形勢；(四)美國如何維持與亞太國家間的自由貿易關係；(五)美國如何向日本及澳大利亞等最重要的亞太盟國保證，美國一方面能夠制衡中共勢力的擴張，同時也能夠保持與中共的建設性合作關係，並避免與中共發生破壞性的對抗，導致亞太地區被迫捲入美「中」衝突的大災難。

八、美「中」競合與亞太戰略形勢

2010年9月24日，美國總統歐巴馬在紐約與東南亞國協（ASEAN）十國領袖舉行高峰會議，並發表聯合聲明指出，「美國與東協領袖同意和平解決爭端、保持自由航行暢通、維持區域穩定和尊重國際法的重要性，包括南海在內」。在此之前，美國國務院東亞事務助卿在國務院智庫「美國和平研究所」（U.S. Institute of Peace）發表演講時表示，歐巴馬政府內部有一個廣泛而深入的共識，就是「美中之間保持強固、穩定、建設性的關係非常重要」；同時，對美國而言，「中國崛起」是挑戰也是機遇，美國要盡一切努力與中國大陸建立互信，包括恢復軍事對話與交流。

然而，就在這場演講進行的同時，美軍正在關島以西的海域舉行「勇敢之盾2010」軍事演習。這項軍演出動包括「喬治華盛頓號」航母戰鬥群，並從亞太各基地迅速集合一萬四千名兵力到關島海域進行軍演。此外，美軍太平洋總部表示，位在關島的安德森空軍基地已開始部署「全球之鷹」無人偵察飛機，主要在於因應中共海軍擴大在南海與東海的活動。

針對共軍執行「反介入戰略」的軍事能力發展虛實，美國方面除了積極強化與東北亞和東南亞盟國的軍事合作與外交互動關係外，更密切關注共軍的具體動作與規劃。因為美國戰略規劃圈的主流意見認為，美「中」在亞太地區軍事能力的消長變化情形，將會影響到亞太地區主要國家每天的政策選擇方向。尤其是有關美「中」兩國的重大議題，這些亞太國家將會面臨選邊站的壓力，而美「中」在亞太地區軍事能量的強弱虛實，將會成為這些國家選擇「親美」或「親中」政策路線的考慮基礎。

根據美軍研判，共軍在2015年間，將可部

署一千枚東海十A型，射程長達一千五百公里的陸射巡弋飛彈；同時，共軍將在〇九三型核潛艦上配備東海二〇〇〇型潛射巡弋飛彈，並可威脅美軍在關島的安德森空軍基地。此外，共軍在阿富汗戰場上取得兩枚未爆的美製空射戰斧巡弋飛彈，經過共軍科研部門的探索，已經發展出配備在轟六型戰略轟炸機的東海十型空射巡弋飛彈。

關於共軍為因應美軍航母戰鬥群的威脅，其正積極運用射程在一千五百公里到三千公里之間的東海二十一D型中程導彈為基礎，配合北斗衛星定位導航系統，成功地研製出能夠偵測、追蹤、變軌穿越目標防禦、多波次命中海上移動目標，並對海上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反艦導彈。這種反艦導彈將成為共軍執行「反介入戰略」的最重要武器之一，同時也將會改變美軍航母戰鬥群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戰略佈局，甚至對中共「跨越台灣」的軍力部署，包括在東海及南海地區經濟海域的控制能力，形成結構性的轉變與優勢。

現階段，美國對中共的「反介入戰略」，以及積極發展巡弋飛彈及導彈的意圖，有高度的疑慮。因此，針對位在瀋陽五十一基地、黃山五十二基地、昆明五十三基地、洛陽五十四基地、湖南五十五基地、青海西寧五十六基地，以及陝西省的二炮核彈頭儲藏庫等，共軍巡弋飛彈、反艦導彈、中程導彈，以及洲際彈導飛彈的重要軍事基地，美軍將預先部署各項「先發制人」的軍事能量，其中包括：(一)增建維吉尼亞級的核動力攻擊潛艦；(二)擴大無人空中作戰系統；(三)發展海空軍聯合作戰巡弋飛彈；(四)研製快速全球攻擊太空飛機。與此同時，美軍在因應中共執行「反介入戰略」

能量擴張的新形勢，將重新調整其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戰略與兵力部署，並將主要的軍力移防到關島、南太平洋群島，以及印度洋地區。

不過，根據美國情研機構的判斷，共軍執行「反介入戰略」的巡弋飛彈及導彈都需要全球衛星定位及導航系統支援，才能夠發揮有效嚇阻打擊能力。目前，共軍的北斗衛星定位導航系統，只有九枚人造衛星在運作，其定位導航的範圍與精準度，均無法對大量的中程巡弋飛彈及導彈，進行定位導航的支援。因此，共軍決定在2010至2020年間，發射三十五枚人造衛星，建構自主性的全球衛星定位導航系統（Beidou-2/Compass），擺脫對美國GPS系統及俄羅斯GLONASS的依賴。屆時，共軍在執行「反介入戰略」時，才可能會對美軍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各项戰略性或戰術性據點與載台，造成具體而明顯的威脅。

整體而言，共軍執行「反介入戰略」的主要軍事能量，包括巡弋飛彈和彈導飛彈能力發展，已經逐漸改變西太平洋地區軍力動態平衡，其不但促使台海朝中共方面傾斜；同時，中共的軍力在亞太地區牽制日軍及美軍行動自由的能量，也正在增加當中；此外，美「中」在亞太地區軍事能量的強弱虛實，也將逐漸成為亞太地區主要國家選擇「親美」或「親中」政策路線的重要考量因素。

九、美「中」會爆發匯率戰嗎？

2010年9月24日，美國眾議院歲入委員會決議將「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交付院會表決。若此法案通過，將授權美國商務部

把持續的重大匯率低估視為出口補貼，並得以課徵反補貼稅。美眾議院歲入委員會主席李文表示，此法案要給美國政府新的方法應付人民幣的人為匯率操縱；但歐巴馬政府對於此法案的態度非常謹慎，未公開歡迎，也未表態阻止；至於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面對歐巴馬總統要求加速人民幣匯率轉向市場機制壓力時，則一再重申，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不是造成美「中」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倘若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升值百分之二十以上，中國大陸東南沿海以出口美國市場為主的製造業工廠，將有多數會面臨關廠的命運，而其後續所產生的龐大失業問題，將更難處理。

2010年9月22日，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出席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聯合晚宴上表示：「中美在貿易上的分歧是飛速發展中的矛盾，美國的困難是暫時的，一定能克服經濟危機，而不斷除舊革新的中國也有光明的前途，兩國應同舟共濟攜手並進」。同時，溫家寶指出，中國大陸的加工貿易是順差，一般貿易是逆差，美國在中國大陸加工產品，絕大部份附加值都被美國企業佔有，大陸加工企業平均賺四美元加工費，物美價廉的中國製產品，減輕美國通貨膨脹；此外，溫家寶強調，美國高失業率也非中國大陸貿易順差所造成，因為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的產品，美國已不生產，就算不從中國大陸進口，也會從別國進口；最後，溫向美國喊話表示，中國大陸會增加自美國進口，但美國應承認中國大陸的市場經濟地位，並解除對中國大陸限制高科技產品出口管制的禁令。

2010年9月17日，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在「德國商報」發表專文表示，美國必須與中國

大陸緊密合作，而不是對抗；同時季辛吉強調，對於全世界未來幾代人來說，一個非常大的挑戰就是，如何讓中國大陸和美國對世界的看法達到某種程度的共識；此外，季辛吉指出，美國有自己的價值和信念，中國大陸也是如此，但雙方必須學會肩並肩、共同地、繼續發展，因為，這兩個國家有著關係到全球安全與繁榮的共同利益。

美國前貿易代表卡拉希斯（Carla A. Hills）於2010年6月中旬，在美國眾議院的聽證會中，就有關美「中」經濟關係的最新情勢與重大議題，提出證詞表示，美「中」貿易關係的穩定發展，同時使兩國的人民受惠。目前美國將需要同時減少政府的預算赤字及貿易赤字金額，而中國大陸則需要調整經濟成長的結構，並減少對出口產業及重工業的依賴比例。

由於中國大陸的經濟規模越來越龐大，而且其與世界主要市場之間的互動與貿易額也明顯增加。尤其是美國與中國大陸間，在貿易、投資，以及技術交流等層面上，也逐漸出現結構性的變化。

雖然中國大陸不斷地從世界各地進口大量的原物料，並造成內部通貨膨脹的壓力，但是，其卻能夠將進口原料轉變成出口產品，並賺取鉅額外匯，以供應進口所需要支付的金額。因此，穩定的匯率便成為北京當局貨幣政策的首要考量因素。在2009年間，有高達數千億美元的海外資金，預期人民幣匯率將升值，於是快速湧入大陸都會區的房地產市場，以準備在人民幣升值後，再快速的轉成美元資金並賺取巨額利潤與匯差。

然而，北京當局堅決地認為，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劇烈將會重創大陸的經濟體系，並造成

出口產業倒閉、都會區房市泡沫化後崩盤等諸多不可預測的影響。因此，北京當局決定採取漸進而安全的方式，讓人民幣成為國際貿易結算貨幣，並進一步開放成為可以自由兌換的投資貨幣，但是，中共方面絕不會在國際投機客及美國政府的壓力下，冒然改變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基本立場。

與此同時，北京當局在透過溫家寶總理訪美期間，不斷向美國方面表示，其願意與歐巴馬政府採取合作的措施，以共同處理雙邊貿易不均衡的問題，並逐步調整匯率、開放雙方市場，以及解除各項出口管制等重大議題。

整體而言，美國與中共的複雜關係中，雖然存有「既合作又競爭」的特質，但是，雙方在處理金融與貿易議題時，卻屢屢展現出高度的理性與自制，畢竟，美「中」若引爆匯率戰或貿易戰，將是一場沒有贏家的全球性災難，同時，剛剛才開始復甦的全球經濟與金融市場，也將可能會面臨再一次的嚴重打擊。

十、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結構瓶頸

2010年9月5日，第二十屆「世界水資源周」在瑞典斯德哥爾摩揭幕，約有2500名專家將在7天會議中，聚焦於日益嚴重的全球水污染與水質惡化問題。2010年9月4日，美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在一篇專題報導中指出，由於消費支出為亞洲經濟成長的一大關鍵，因此糧食價格飆升衝擊亞洲消費者荷包下，恐進一步威脅到亞洲經濟的復甦；同時，中國大陸今年受到水災重創糧食產量減少，7月份蔬菜價格較去年同期大漲百分之二十二，迫使中共當局下令地方政府保留耕地，

並要求銀行擴大對菜農的貸款，此外，穀物與雞蛋價格分別跳漲近百分之十二及百分之八。

目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趨勢，在2009年仍然能夠保持百分之九左右的成長率，而外匯存底也累積到二兆美元的水準。但是，整體而言，中國大陸的經濟形勢卻面臨趨於嚴峻的結構性瓶頸，其中包括國內市場的有效需求不足、農民收入成長緩慢、城市及農村失業人口不斷增加（2008年有一百八十萬大學畢業生無法就業）、所得差距日益擴大、市場經濟體制中的法治規範匱乏、工業快速發展地區的環境急速惡化、官僚貪污腐敗問題有增無減、工業城市的失業勞工對社會不公的反感加劇、仰賴進口能源的程度快速攀升，以及自然災害發生頻繁且損害影響擴大……等。

2010年8月24日，美國富比士雜誌（Forbes.com）在網路電子報中，發表一篇題為「The China Syndrome」的分析文章；在此之前，華府重要智庫「新美國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於2009年6月發表一份題為「Natural Security」的研究報告；此外，國家亞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亦曾在「Strategic Asia 2008-09」中，發表一篇題為「Asia's Water Security Crisis: China,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的專論。這三份文件均針對中國大陸經濟持續發展的結構瓶頸，提出深入的剖析，其綜合要點如下：

第一：國際重要研究機構對於中國大陸的國民生產毛額（GDP），將於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紛紛提出有關後續發展的分析報告。基本上，這些研究機構的普遍看法認為，中國大陸經濟實

力在未來的幾十年內，要想超越美國，仍將是高難度的挑戰。具體而言，美「中」在經濟成長潛能的重要比較項目中，仍有明顯的實力懸殊差距，其中包括：(一)在清潔水源儲備量方面，中國大陸人均量只有美國人均量的五分之一，同時，大陸水源污染的程度越來越嚴重，但美國的水源卻越來越乾淨，換言之，中國大陸將來會面臨嚴重的缺水問題，但美國卻不會遭受缺水之苦；(二)國內能源供應量與儲備量，中國大陸的實力仍落後美國甚多。雖然大陸方面正積極發展「綠色能源」與「再生能源」，但是其經濟規模與成本因素，仍然有待突破，反觀美國本土加上阿拉斯加及加拿大的石油、煤，以及天然氣的儲存量仍然可觀，同時其在核能及風力發電等的能量與技術，亦大幅領先中國大陸；(三)糧食的產量與儲存量，中國大陸仍然遠遠落後美國。目前中國大陸每年必須向美國及加拿大進口大量的糧食。當中國大陸境內自然災害頻傳，糧食生產劇減之際，美國對中國大陸在經濟實力上的相對優勢明顯提升；(四)到2020年以後，中國大陸將出現人口老化的趨勢，同時勞動人口也將隨之減少，進而影響到經濟持續成長的動能；(五)隨著經濟成長所形成的中產階段，將對中國共產黨的專政體制造成挑戰，而這種政治體制面臨轉型的陣痛與社會成本，將進一步凸顯美國的相對優勢；(六)中國大陸的醫療保健體系在世界衛生組織的評比中，仍然遠遠落後於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的勞工與農民人口而言，其所擁有平均醫療保健照顧資源，在全世界191個國家中，竟然排在第188位，顯然仍有極大的改善空間。

第二：近年來中國大陸北部和南部地區，

旱災與水災連年，各地區的供水系統都有嚴重的漏水問題，而且西北地區的土地沙漠化速度逐年增加，再加上各大城市大量掘井抽取地下水，造成水源匱乏問題嚴重惡化。目前，中共當局已經明顯地感受到，水源匱乏與污染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包括：(一)南水北調工程的支出經費超過千億美元；(二)水源匱乏限制農業與工業活動，導致政府稅收減少，例如黃河的污染造成每年高達數十億美元的經濟損失；(三)水源的匱乏與污染影響到數億居民身體的健康和生活的品質；(四)水資源的匱乏甚至可能成為大陸內部動亂的導火線，因為當水源供需差距過大，導致嚴重分配不公時，勢必會引發民怨，甚至造成示威抗議，爭奪水資源的激烈行動。

整體而言，水資源的匱乏是北京當局的「脆弱腹部」，也是中國大陸經濟持續成長，所必須嚴肅面對並認真處理的重大課題，因為在水資源匱乏的大環境下，一旦供需分配的正義受到嚴重扭曲時，政治社會結構的失衡與民怨也將會同步的累積。換言之，北京當局在規劃其「國家發展戰略」時，也必須要把注意力放在內部潛藏性的結構瓶頸，而水資源匱乏與污染的嚴重性，正是其中的要項。

作者簡介

曾復生博士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學博士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家
安全組顧問